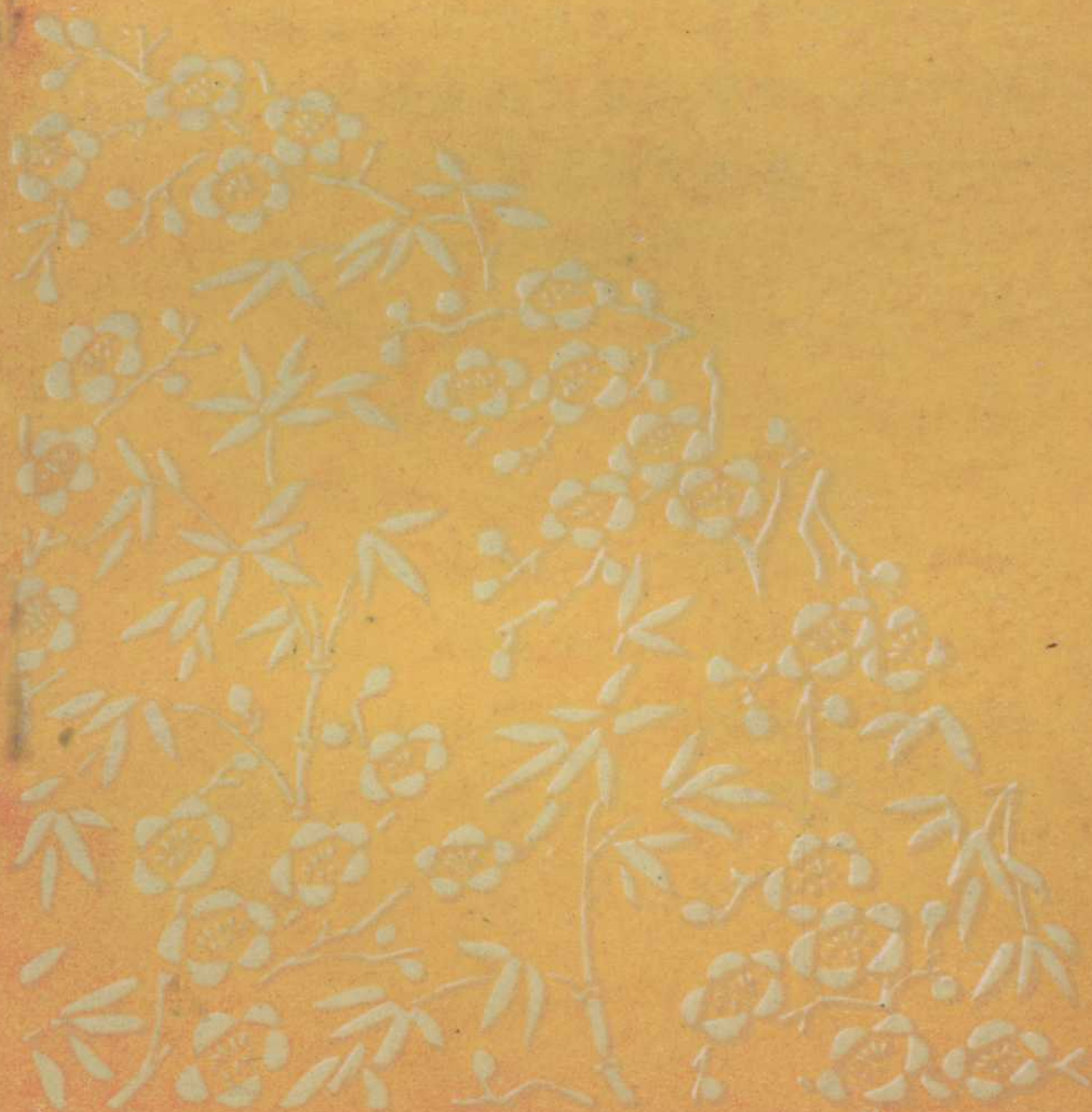
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SHI GANG HE JIN QIAO

石刚和金巧

徐甦整理



石剛和金巧

徐 甦 整理 赫 鳳 插图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

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60 • 1 1/25 印张 • 11,000字 • 印数：1—6,000 1960年5月第1版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3•229 定价(4)0.06元

出版者的話

为了响应党的大搞文化革命的号召，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艺作品日益增长的需要，使优秀的文艺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，我們特从近年来出版的文艺读物中挑选了一部分較优秀的作品，編成通俗文艺小丛书。

这是第一套，共25本。其中有小說、詩歌、战斗故事、英雄故事、工厂史选、公社史选、民間故事、評剧、曲艺等。

这套丛书，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文字通俗，很适合工农兵群众閱讀。

这套丛书我們將陸續編輯出版，切望得到广大讀者的指正，共同把这一工作做好。

1960年1月

很古很古的时候，大山里住着这么娘俩：老太太领着个儿子。儿子名叫石刚，天天指着打柴过日子。

他一天打两挑：烧一挑，卖一挑。

这天晌午，他打完柴禾，坐在大树底下，从兜里掏出一张饼，那饼油汪汪的冲鼻子香。刚要吃，忽然听见有召唤他的声音：

“喂，石刚，你吃啥呢？……”

石刚心里挺纳闷，这是谁说话呢？不，一定是我听错了，这老山老峪里哪来的熟人呢？正核计，又听到召唤说：

“喂，石刚！你吃啥呢？……”

石刚更纳闷了，他站起来，四下看了看，没有人哪？他急了，操起斧子喊道：

“谁？快出来！不然我要砍你啦！”

“愛，石剛，我在你身后哪！”

石剛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白胡子老头，只听他老声老气的說：

“石剛啊，我都好几天沒吃东西了，肚子餓的直叫喚，給我一点餅吃吧？”

“餅？”石剛看了看那老头餓的樣子，說：“好，給你吧。”

“全給我了？你呢？咱們分着吃吧！”

“不，我早晨吃飽了，你吃吧！”

老头吃完餅，一轉身就不見了。

这天回家，石剛跟他媽說：

“媽呀，山上有个老头沒有吃的，明天你多打一張餅吧！”

“好吧，明天我多打一張餅。”

从这以后，他每天上山都帶兩張餅，自己吃一張，給老头一張。

这天他又給老头送餅來了。



老头接过餅，不往嘴里送。

石剛忙問：“你咋不吃呢？有啥愁事嗎？”

老头叹了一口气，說：

“你哪知道，要有塌天大禍啦！”

“怎么？天要塌嗎？”

“天倒不能塌，可有一場大水要來啦！你看你們堡子那对石头獅子眼睛一紅，就要漲大水啦！”

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不要緊，我送給你一只小船。”

說着就扔給石剛一只透紅透紅的小枣木船。

石剛說：“俺堡子好几十家，这小船連一个脚丫也裝不下去呀？”

“你別看它小，要多大有多大，有多少人都能裝下。你可得記住，等漲水那天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草棵蹦的，水里鳧的，什么都興救，千万可別救尖脑袋

的人！”

“好吧，我记住了：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草棵蹦的，水里鳊的，什么都救，就是不救尖脑袋的人。”

老头这才放心。石刚拿着小枣木船回家了。

到家，就把这事告诉了大伙，家家都收拾东西，准备干粮。

石刚每天上山打柴禾，都看看石头狮子眼睛红没红。

这天，一看石头狮子眼睛红了，忙召唤全村人都上了船。

大伙刚坐稳，就听“嘩——”的一声，那大水就象一面墙似的推过来了。

一转眼，山、河、房子、大树啥都不见了。那水撑着劲的淌，一道清，一道浑，就象几万条毒蛇乱翻乱滚似的。

枣木船在大浪上漂哇，漂哇……那大水象翻江倒海一样，连东南西北都辨不出

来了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……”

石刚顺声音一看，上边漂下来一大帮萤火虫，一闪一闪的发光，赶忙把船划过去，把萤火虫救上来了。放在船沿上晒着，晒干后都飞了。

枣木船在大浪上漂哇，漂哇……那大水象翻江倒海一样，连东南西北都辨不出来了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……”

石刚顺声音一看，上边漂下来一大帮雀鸟：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白的，各色各样的都有，赶忙把船划过去，把雀鸟都救上来了，放到船沿上晒着，晒干后都飞了。

枣木船在大浪上漂哇，漂哇……那大水象翻江倒海一样，连东南西北都辨不出来了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……”

石刚顺声音一看，上边漂下来一个

人，一探頭，剛露個小尖腦袋，又下去了……

石剛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，抹過船頭就走，他媽說：

“孩子，你怎麼見人不救呢？”

“老头告訴我了：天上飛的，地上跑的，草棵蹣的，水里鳧的，什麼都興救，就是不救尖腦袋的人。”

“見人還有不救的道理？快搭救上來！”

水里那人也拚命的喊叫：

“快救命吧！要……要淹死了！……”

石剛一听也覺得于心不忍，就把他搭救上來了。

那人肚子都灌圓了，石剛用手慢慢把水給趕出來，扶着他坐下，問道：

“這位大哥貴姓啊？”

“我叫黃郎啊。”

“在哪住家呀？”

“我是这西边黄家庄的人，黄舅外就是我爹，咳，这回算完了，一片家产全叫水冲去了，就逃出我这一条命。”

說着說着就嗚嗚的哭起来了。石剛劝道：

“別哭了，想着哭坏了身子。”

水消了，大伙各回各家，只剩下黄郎无家可归，石剛說：

“黄大哥，你要不嫌乎我家穷，就别走了。咱俩一块上山打柴禾，还是个伴。”

黄郎巴不得的等着这句话呢，忙說：

“好吧。”

从这天起，他俩天天一起上山打柴禾，黄郎不会，石剛就教給他；黄郎挑不动，石剛就讓他少挑几捆。

有一天，他俩正在山上打柴禾呢，就听西北角上嗚嗚的响，抬头一看，唉呀！一个上挂天下挂地的大旋风，滴溜溜的乱轉，越来越近，刮的天昏地暗，飞砂走

石，砂粒子打在臉上，象針扎的似的。

黃郎吓的抱个脑袋往草棵里钻。石剛可不听邪，举起斧子就砍：

“旋风旋风你是猴，

斧子斧子砍你头！”

沒砍着，撿起斧子，又砍：

“旋风旋风你是狼，

斧子斧子掏你膛！”

還沒砍着，撿起斧子，又砍：

“旋风旋风你是妖，

斧子斧子搂你腰！”

還沒砍着，撿起斧子，又砍：

“旋风旋风你是鬼，

斧子斧子砍你腿！”

一連四斧子都沒砍着，他急了，双手抓住斧把使勁一甩：

“旋风旋风你是鳥，

斧子斧子砍你脚！”

一下子砍上了，就听那旋风怪叫一

声，一溜火綫奔东南角下去了。

随着斧子落下来一个东西，捡起来一看，是个丫丫葫蘆形的針扎，上边綉了一朵荷花，那个新鮮勁哪，就象刚从水里摘下来的一样。忙揣到怀里。捡起斧子沿着血印攆下去了。

走了一山又一山，

过了一岭又一岭，

走着走着，血印沒了，再一看，前边是个万丈深坑，往里一瞅，黑洞洞的不見底。

看看日头落了，才返回原道，找着黄郎一起往回走了。

进村一看，家家都把門关个登紧，大街上連一个人影也沒有。石剛心里奇怪：出什么事了呢？就三步两步奔家来了。

家門也关的登紧，叫了半天才叫开。

他媽一看儿子回来了，忙說：

“唉呀，你俩可回来了，把我都急死

了！我寻思你們也叫妖風刮跑了呢，唉呀呀，謝天謝地！”

石剛越听越納悶，忙問道：

“媽，出什么事了嗎？”

“孩子，你还不知道呢，西头老刘家大姑娘金巧叫妖精給刮跑了！”

石剛一楞，摸了摸怀里的綉花針扎就奔老刘家去了。

金巧今年十八岁，方圓几百里也挑不出她这么个好姑娘。真是花里的牡丹，鳥中的鳳凰，一天能織八疋絹，外帶綉八对枕头頂，他爹有了这么个好閨女，真是爱如掌上明珠。

今天，姑娘丢了，心象刀剜的一样，哭个不休，誰劝也不行。

石剛进屋，說：

“大爷，別哭了，你看！”

老头一看石剛手里拿个綉花針扎，忙說：

“这是我閨女的呀！你打哪得的？”

石剛把遇着妖风的事从头到尾說了一遍，老头可愁了：

“那可怎么办哪？”

石剛說：“不要紧，我去救她去。”

第二天，石剛和黃郎帶着繩子、筐、滑車子、鶉鴿就走了。

走了一山又一山，

过了一岭又一岭，

走着走着来到了。果真，有个万丈深坑，往下一瞅哇，黑洞洞的不見底，冷风嗖嗖，吓的黃郎头根发扎，渾身发麻，就象有多少条毛毛虫渾身乱“咕涌”似的。

石剛說：“黃大哥，咱俩誰下去？”

黃郎說：“我这两天迷昏，你先下去吧！”

石剛說：“好吧，我下去。你看我放上来头一只鶉鴿就是到底了，放上第二只

鴿鴿就往上拽繩子！”

說完就坐在大筐里。

黃郎放开滑車子，“嘩——”的一声大筐就下去了。系呀，系呀，下去一條繩子沒到底；接上一條，系呀，系呀，下去一條繩子還沒到底，又接上一條，不知接了多少條，系呀，系呀还是不到底。黃郎想：石剛可完了！

忽听下面“扑拉拉拉……”飞上来一只鴿鴿。知道这是到底了，才把繩子纏在大树上。

石剛到了底下，啥也看不着，黑洞洞的，伸手不見掌，摸了又摸也沒有边，就往里走吧！走啊，走啊，干走也不到头；心想：这若是帶个灯笼来就好了，剛想到这，就听“吱——”的一声飞来个螢火虫，落在他的耳朵上說：

“大哥大哥我給你領道吧！”

說完“吱吱”一叫，“鳴——”的一

声飞来一大帮萤火虫，一转眼，排成一条线，一个挨一个，就象一串夜明珠，崭新崭新的。

石刚顺着这条线往里走，走哇，走哇，干走也不到头，不知道走了多远，冷丁见前边有个洞口，刚能钻过一个人去。回头说了声：“谢谢吧！”萤火虫“呜——”的一声都飞了。

石刚打洞口钻过去，抬头一看，呀！这里边不跟外边一样吗？有山、有水、有树木也有花草，就是看不见日头。

他进了树林子，顺着一条羊肠小道往前走，走哇，走哇，不知道走了多远，出了一身汗又一身汗。

忽听头上“噢”的一声，打树上飞下来一个猫头鹰，拦住了去路，两只黄眼睛，贼溜溜的盯住石刚：

“滚开！这是我們九头王的宝洞，你敢往里走！”